

纪念海南解放六十周年特别报道

解放时刻

打开记忆之门,穿越时光隧道,已是满脸沧桑的老人们 惶逃走;渡海作战的解放军威武进城、军纪严明,欢呼声、号角又回想起 1950 年 4 月底的那一幕幕: 国民政府崩溃瓦解、仓 声正从远方渐渐传来……

亲历解放那一刻

文\海南日报记者 谢向荣



海南上空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本版图片选自《碧血琼崖照千秋》



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海口的大街上人们奔走相告。

即使已过耄耋之年,对于一直生活在海口、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的几位老人来说, 亲历海口及海南的解放,无疑是这辈子个人与国家、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难忘时刻,是值得一辈子去诉说、去书写、去体味的话题,那里面有辛酸、有期盼、有感动,更有对未来美好生活和富强国家的憧憬和向往。

打开记忆之门,穿越时光隧道,已是满脸沧桑的老人们似乎又变成曾经的翩翩少年,脑海里重浮起 1950 年 4 月底的那段历史: 国民政府崩溃瓦解、仓惶逃走;渡海作战的解放军威武进城、军纪严明,那一幕幕,那欢呼声……正从远方渐渐传来,在耳边回响,而那段记忆的场景也在不停地变幻着。

唐南椿:目睹国民党高官仓惶出逃

唐南椿的父亲是民国时期海南出版界最大的海南书局董事长兼总经理唐品三。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接收家产的唐家与公司的股东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公司规模,他们只勉强要回了海南书局的房子,而巧的是,此时住在这座房子里的,就是当时出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被称为“南天王”的陈济棠。

“因为他是广东人,而我们一家经常去香港进货,会讲广东话,所以彼此见面还会聊聊。”唐南椿说,那时,从海口可以随时去香港,书局不开了,于是他与香港人合作,开了琼南烟厂。从香港带回的报纸中,半年前他就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消息,但是他不敢张扬,怕身边随时藏着的“黑手”。

1950 年 4 月中旬,他路过自己的房子时看到,陈家正不停地一箱箱往外搬运东西。“因为都是熟人,我就上去寒暄了几句,问他们这是要搬去哪。”唐南椿说,他还记得当时陈济棠的家人眼神躲闪,只是说家人住不习惯,要搬去香港住。很快,他们家就人去楼空了。

4 月 23 日上午,唐南椿从香港请来的几位师傅,听说共产党、解放军来了,吵闹着要回香港,怕走晚了就回不去

了。没办法,唐南椿只好跟他们结算工钱。由于国民党当时发的金元券、银元券早已失去了其信用价值,许多人拒收。他想去陈济棠筹建的海南银行换光洋或港币让师傅们带走,但是上午 10 点,当他走近银行时,发现银行已关门谢客,不能再换钱。

而此时,解放军进城脚步已经临近,他将店里的师傅送上船回来后,一路上都十分平静。

麦光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军进城那天,麦光燊正在海口五公祠附近、天主教会创立的私立匹瑾中学里读书。当时,他与同学们听到外面有整齐走过的脚步声,急忙从学校的围墙里往外望,看到解放军大部队走过,他们目光坚定,荷枪实弹、全身布满灰尘,看起来已经奔波多日不停歇,每个人都背着个背包。

4 月 23 日上午八点多,麦光燊在离大英山机场不远处,听到十分猛烈的炮火声,浓烟弥漫在海口的上空。老师说这可能是国民党在进行撤退前的大破坏,企图给琼崖人民留下一个烂摊子。而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阴谋,渡海部队在琼纵部队的配合下,兵分两路,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勇往直前,直捣海口。

麦光燊的学校被临时征用为战地医院,他走出街道,发现府海地区全部贴满了解放军的大幅标语。“解放军纪律严明、作风正派,困了累了,就席地而睡,绝不敲开任何一个老百姓家的门,这与当天落荒而逃、疯狂抢夺商户财物、贪婪无度的国民党官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也开始在街道上响起,解放军不愧为‘王者之师’。

为防止国民党的破坏,保护海口市市民的安全,府海特别区党委指派民协成员何健山和朱诚带领福安區公所自卫班 13 人,在福安区管辖的区域即今中山路、得胜沙路、新华路、东西门五大马路巡逻至次日早晨。此时的海口市,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已没了无士气,和解放军的势如破竹形成强烈的对比。

陈煜:牢门打开时听到了“同志”

“同志,海口解放了,你可以回家了。”1950 年 4 月 24 日这天下午,被国民党官员勒索,以“莫须有”罪名抓进宪兵部的陈煜,发现牢门打开了,说话者是一位穿深绿色军服、军帽上有闪闪红五角星的士兵。“我们是解放军。”士兵虽与他素不相识,却有着亲人般的温暖。

在牢里已有十多天的陈煜顿时热泪盈眶。这些日子,年仅 27 岁的陈煜每夜都难以入眠。他的手上有伤痛,国民党官兵每天都将他吊起来拷打,让他交出共产党的花名册,但其实他只是普通的生意人;他的眼里有泪水,看着同在牢里的四十多个牢友,每天都有人被拉出牢门处决,最后只剩下 13 人,即使互不相识,他也同样悲愤痛惜;他的心里有挂念,自己生死未卜,而妻子还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他害怕自己就这样跟她们告别。身为当时海口大商号“永生号”公子的他,只迷恋书法与音乐,从来不问政事,只因不能满足国民党腐败官员的索取要求就银铛入狱。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想起不到一个月前,国民党官兵拉着白沙门激战中抓获的解放军船工在街上游行的场景,感觉解放军应该不会这么快渡海。由于从香港带回来的唯一一部收音机被国民党没收,此时的他仍然不知道新中国已成立,解放军正迅速南下。但他记起,昨晚黄昏时,他在牢里听到外面的零星枪声,还有喧闹声;一大早,原本守在牢门前的国民党士兵已不见踪影。

走出牢门,陈煜急忙往家里跑。走出海南警备司令部时,“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赫然在目,国民党官兵逃跑时连大牌子还没顾得摘下,门楼上方的青天白日旗已黯然落下,代之而起的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它在解放军的号角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

街上,并没有看出国民党官兵与解放军交火的痕迹,一切都十分平静。重获新生的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早点见到妻儿,他急切地想告诉她们:“海口解放了,海口解放了……。”